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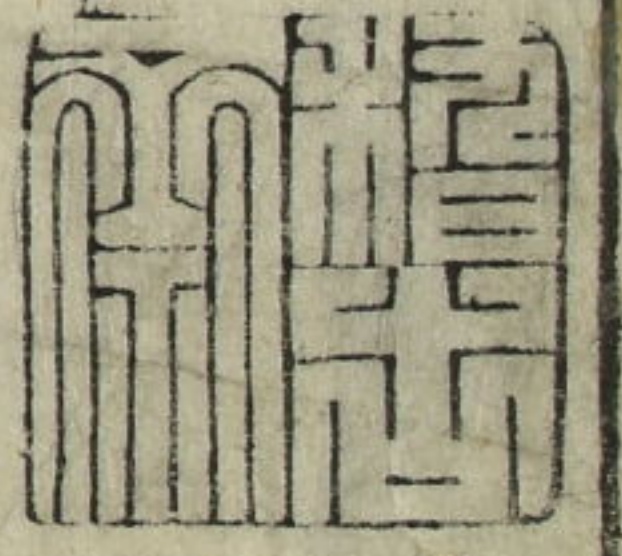
□ 13
3076
1

近思錄



口 13
3076
1-4
口 13
3076
1

朱紫陽
呂東萊
兩先生纂輯



近思錄

世采集解

稽古齋藏

388

文選序云表上善註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也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見其忠貞表三聖已前謂之數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



進近思錄表

薦也禮記曲禮進銳者左首進云進亦多進也言進銳人時也

臣采言先儒鳴道奉為聖代之經元
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
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
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
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
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



近思錄序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
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凡有朱熹
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
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
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
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扁鑄闢
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ハ

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
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
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言本乎朱氏
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
輯已逾於一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備初學之託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
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
祀表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
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遂命繕
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
閱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
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

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
未有若今之懿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
顧以螢燭之微仰禪日月之照五千文
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六經
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
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干冒宸嚴臣無
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首

揚子云言之所及必不究
也又非也

臣采

實惶實恐頓首

臣無

臣無

臣無

臣無

臣無

臣無

臣無

部統也積卷成帙積

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

臣葉采上表

事物紀原曰登聞鼓院昔置置課教即其始也下連正而施于朝故曰登門

萬世統緒永于歲先生字仲圭邵武人初淵源又受身於子而性見淳以其好躡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之采自是屏欽銘銘他意信向最超著實淳深喜之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一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溼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

近思錄序
造崇儒務學適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
浴沂太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
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
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
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
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固不精蘊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

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
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
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併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

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
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
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
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擬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
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
建安葉禾謹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
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
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
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撥取其關於大體而切
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
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道體用力二卷
為學太要三卷論處已致知四卷論存養利治八卷論治體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略

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

太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決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

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

周子大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世家道州營道縣源溪之上嘗作大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灑落雅有高趣在樂佳宋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浴之因寓之以源溪之字而築屋其上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道入營道縣出郭二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宋英宗厚陵
英宗未為皇太子時諸侯
王之子也故稱藩邸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自晚年居之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榘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字公晦

朱子曰極圖是箇實
破却令後世狂生疑惑
子為能當之至程子
詳於性命之原而各
而明

以實之向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合召遷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朱子曰當時筆墨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
故不得已而為之說又曰張敬夫曰二先生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必有微意焉竊謂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
而不言則其未受之者爾夫既未受則其言之意則既心空妙入身出口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又曰此各
打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於此耳謝方晉大極得朱子之意

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朱熹

編集

建安

葉采集解

東萊呂祖謙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源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太極非太極者

黃幹曰極之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而處蓋為屋之極會四方之算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則極至而實則以方所狀狀而指也又曰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理之總會萬化之本極而與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復多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多之而繫以太則其對又非也極之比也又曰周子恐人以此其附字之例求之免濶其方所狀狀而失其取之之意故為之曰無極而太極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三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

列子天瑞篇云有生不生者
化不生者能生不化
者能化林氏註曰有生
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化
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
生也其他此即造化其也
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
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
常生常化

說文陰陽氣也初明物謂之
陽陰也陰也陽也陽也
在外發其又在無注云清而
陽也

三才玄卷

字彙云神化不測謂妙

沖漠澄靜究

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
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
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
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
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既生而言則
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
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
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
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
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太本有所不
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
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
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謂未生言若截
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
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
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

而流行於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
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
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
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
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
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
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
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
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
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

文語解云馬天祥語已解之
上文下句之意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大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水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

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字彙多精也直氣也專也
凡物之純至者皆曰精

說文融放氣上也又和也

字彙多精也直氣也專也

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
 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
 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
 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
 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
 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
 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
 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
 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
 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

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
 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物各具一
 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細細萬物化醇氣化
 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
 具動靜之理而常
 夫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
 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
 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
 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
 常之性感動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
 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
 人者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
 道仁義中正而
 如此也而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而主靜本注云無
 欲故靜

朱子曰不說仁善禮智
 却說仁義中正則尚
 過不及謂之知則尚
 正不正謂之動是非
 謂之動靜即禮智中
 正之親切中是禮智
 處正之智之正當處
 處正之智之正當處
 處正之智之正當處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存於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之。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而不善，而人心之大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

剛靜謂處對萬物也

居云紂與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說達姑婦也見小兒也

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可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故曰：立天之道曰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曰陰陽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

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大極之全體大用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

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曰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性焉安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勉强而誠無小以幾無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不明德無小以備者也

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不德過人之無此思誠明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名也

發微小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

○養德字行得身者

蔡虛言曰本是七情合只
言署何也果非受衰
爭恨怒等惡欲屬土
無不在也 蒙引

而不可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
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
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克周則幾
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意○伊川
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
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
道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
循性之謂天下古今
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本注云寂然
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注云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
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性便有性火之
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
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
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
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
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
有以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
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
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

近思錄一

七

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龍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抑而論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廣深言。鬼神。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元亨。利貞也。在天為四德。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

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遂斷。○天所賦為命。物制是非。三者。或得仁之事。○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蒞物。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剝之為卦。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犬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以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

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氣無頭，消亦無頭。

息以卦，醜月積三十日，而成十一月。亦積三十日，而成十二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九，一爻，剝三十日，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日，分至十一月，中於卦，為復。陽氣應於地，上而復，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日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故十月謂之陽月，惑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坤人疑其無陽，故特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首以靜為見大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積陰陽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朱子曰：復其見天地之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政曰：善之本也。

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伸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亦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

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者孰能識之？恒卦，柔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且萬古而常然也。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善卦，上六傳：性無不善者，性之所能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

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

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黃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

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

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外進而無序 ○明

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

者大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 ○忠信所以進

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卦九二

對越在天對越在天者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天之義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孟子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猶中之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者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而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

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
 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
 于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
 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
 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亦汝之分了無
 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疼痛故博施濟
 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
 入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
 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或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
 知人之欲無異已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施已

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
 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
 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
 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
 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
 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生之謂性
 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
 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
 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稟雜糅善
 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
 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
 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本注云后稷之克敏克疑子越椒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也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

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如此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非性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

在下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
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
為氣所昏而
性則未嘗不在其中心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
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於諸凡
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
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
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
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
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
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
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此理天命
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

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

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

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

○觀天地生物

氣象

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

而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去

○萬物之生意

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

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翰乘茂盛便不好看見

仁到他發政施仁其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猶軀殼也側傷怕也隱痛也人之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

針劄著
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

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

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惟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

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論之亦未嘗不有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

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久最

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大本而萬

善之王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王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

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凡物有本末不可分

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

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

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則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小為墨子兼愛故雖摩頂放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一楊墨各守一偏歸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

不能隨時以權其官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

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

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小月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

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太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庫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方夫做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中應之理悉具於感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也

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如百尺

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

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來教人塗

轍轍專剛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

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

排引中人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

貫也亦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

亦未嘗有_テ一致也○朱子曰如父之

慈子之孝只是_レ一條路從源頭下來○近取諸

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身息之間見

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

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

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迴者

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

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

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

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

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

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

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

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

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

返理之自然生死○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

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問仁伊
 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
 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
 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
 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
 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
 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力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

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
 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流
 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
 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
 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
 處便是惻隱之情○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
 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入皆非也當合孔孟
 言仁處太繁研窮之一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
 當然所以裁制平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
 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
 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
 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
 物欲所蔽痒病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

不覺然覺不足以為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
 生人均氣同理以入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
 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入為體然不可以訓
 入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
 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
 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
 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但要識得本意通透耳。○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本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
 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
 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心有善惡否曰

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
 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
 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
 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
 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
 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
 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
 不可謂之非心但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
 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
 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
 不善才本乎氣

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亦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性者自然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完其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仁義禮智分而

言六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其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心生道也有是**

心斯具是形以生側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心者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

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之人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

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死在二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

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

柔之始淨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

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正蒙下同○塊然盛大

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

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糅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轉氣紛擾

如磨中出者朱子曰體物之體也蓋物物不在也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禮也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禮也

者曲禮也禮一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

矣文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旦及爾游衍無

物之不體也王在通詩太雅板篇出王謂

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慎泉

尤精此語○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

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

其歸也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遊息者散遊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

傳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性者萬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太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

近思錄

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太人者能盡
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已
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
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
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太人之所存心也立者
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
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
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
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
其心固欲其同蓋乎一源之性也此則太學明
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
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
 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
 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
 速也橫渠易說 ○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
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

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
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
不貳故感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
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也
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
 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
 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
人真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
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
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身
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

其既開則通乎天道
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聖也字本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善及論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二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

近思錄二

至之近遠不以失今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致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存乎道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以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美則無窮矣

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

辨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或

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

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

好者何學也良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人伊川先

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

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行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其

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真者無絲毫之偽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

真之性其曰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

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夫與物接之前

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

蘊

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也者然
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為者蓋
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
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
於人而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
約其情使各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
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結其性而亡之則為
惛然惛然炎于中未流益蕩則及戕賊其性夫惟
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
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格上愚者
反是格猶桎梏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
貴於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

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誠之
應上文養其性而養之功與知行並進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
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
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
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
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
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道學之道
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養者智之事
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
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
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

處語默必於於是者行功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視聽言動克己去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講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膺也膺胸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胸不致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正其

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寡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少思而得安行故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口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

身修德從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滯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出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在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

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

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

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

率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能定也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

者是也。然而普福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人之情各有足而亦有小可得而除滅者矣。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一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心，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氏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性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伊川先生

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近思錄二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
 相陶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
 甚約也未之首為相邦之柄為未範上曰陶鑄
 金曰治聖人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
 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甲之具小可闕也
 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不以多言為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
 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求其以明
 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

本未免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
 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方學
 苟求人知則
 是私心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
 志所以居業也黃九二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
 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
 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
 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即上文忠
 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以心言業者德
 之事德要日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
 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
 忘其所進德修業只是一事知至至之致

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
 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至善之地而後至
 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
 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
 之幾微矣智者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知之至明也
 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儀則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君
 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

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不言傳敬王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
 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下○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不○備○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動○以○天○為○
 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震下○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雖○無○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

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此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
 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貴又事至於無妄則得
 所正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
 攸往利有攸往○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
 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
 得之以蓄成其德入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
 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咸之象曰君子以
 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
 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

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
 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
 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
 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
 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
 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
 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
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脛六為輔頰
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
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
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

雨暘周備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
 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
 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其義以為正
 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
 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
 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
 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入也惟虛則能
 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若
 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
 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
 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
 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
 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
 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需或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
 也養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
 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及
 窮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
 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
 行相需不可偏
 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
 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
 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
 則說也說見論語釋得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
 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久則浹
 洽其中自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
 然悅豫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善

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於善雖樂於及
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爲善之意如此雖樂於及
入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論下同○君

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
我而已奚慍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
爲成德也○古之學者爲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

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爲已者如食

在己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
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
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
自爲欺誑善且泯而惡且長矣朱子曰爲學且
須分內外義利○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
便是生死路頭

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

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

經者亦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

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

無用之糟粕耳方元來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

買積而還其積所以藏珠也經而貴乎道猶

珠說見韓愈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累

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

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
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
心喜樂自然矣○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
欲罷不能矣

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
將以立實德也省飾之間乃太理人欲之
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循其言

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

所謂體驗勤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

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

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

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

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伊

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

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

迫切天地之化乃可知有主心於道懇切切于道

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

也。就○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

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

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

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本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語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之心之全德也其體具

於心○此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昔受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度乎其可以得之矣○所見所

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識固然苟悅其高而忽於道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久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食高慕遠躓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凡古之聖賢多患難
困苦之中ヨリオコリ出
テ進マシテ多ク進マシ
テ進マシテ多ク進マシ
テ進マシテ多ク進マシ
テ進マシテ多ク進マシ

親或
作經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非獨
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

如魚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心不開闊則規小成持守固帶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

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論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密○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

險阻去處○參也竟以魯得之按程子又曰曾子之

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

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實

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

玩物喪志本庄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穀云

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

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

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

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却得許多可謂玩物

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

史又却却行看過不識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

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

字顯道上海蔡人住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

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帶則本志未免昏塞所

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

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

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止為已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明道語

○樂記曰禮王其減樂王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博

節收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則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於流蕩。却須收檢。向裏故以友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父子君臣天下則放。故禮有親而樂有友。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

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不容廢者也。性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投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苟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末。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末。為知也。未為知。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夏。

於是道之充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
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字使漆雕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
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
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者
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
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根本須
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
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勉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敬義夾持
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
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
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
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則可

○

達天德矣○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是
而衰○
學問則義理為王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
而衰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志氣○學者為氣所
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
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
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
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
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
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
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
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

近思錄二

一

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言功之心
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遠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思遠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妄圓而不方則謊詐友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忽而信然有契于心蓋有所

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視聽思慮動作

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視聽思慮言動

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明道先生曰學

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是學

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事之慢弛則以

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所

常若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

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其外之意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

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
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
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人理人欲截然兩段更
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
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使
承人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忠信

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乾王健王動故進德脩業皆進為不

息之道坤王順王靜故敬
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凡人才學便須知

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人

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道
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未
嘗實用力也○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
於學也

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

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起而作或

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己成人皆五道之一博
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

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

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
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
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

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微上微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注云西

錄言弘之道。○論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隘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為學者，有片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飭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曰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骨澤，澗澗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

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漸養有漸而周遍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滯，則澗澗然而冰釋，所有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其深造而自得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認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言優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其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止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知有數而聖

行學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禔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起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謂恕忠則視人猶己故太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入則其實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仁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

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只為公則物我兼照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也故仁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下點意氣能得

幾時了眞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
者著意爲之已足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
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
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專心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
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
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

荷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
者之不自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
與焉詩或謂今之作文章者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誥之學三曰儒者
之學釋教言爲訓釋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古言爲訓誥爾雅

有釋訓釋誥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誥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
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
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

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
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物此心爲之至耳苟志有所局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
去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

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
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與叔張程

近思錄

近思錄

近思錄

門人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不詞務以悅人故曰類能併優倡賦也曰古者學齋齊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

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

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

必有言也聖人之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

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作檀弓十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且如觀乎天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

文也說見易卦天文謂日月星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進其知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田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性無不善人所成皆自○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

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却是都無事也孟子曰必有事焉又曰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又
存心而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吾
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

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

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
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無
然無所為而已鳥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
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
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王敬者固有一虛驕急
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其其義然專言王敬而
不知下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
所在而大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

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

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
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此以明集義之
道必有事正為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
是偽也太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土心於求名則非務實
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
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
有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

全體矣○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

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論見論語

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吝也
念之或問克己之力而不吝一事之共禮後獲
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
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
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
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
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
○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

則可與權此六字之所精熟之理也

化之六字之所精熟之理也

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

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

喪已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

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

非盡已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

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

則智且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而底

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雖亦不已固未嘗

不日新也日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見一念之

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

則或作故

則至於神聖而極也。○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不容有所加損也。○知以靜為主。○弘而不毅則無規。○知性善以忠信為本。○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博學之審問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踈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而心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

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謂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張釋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標儼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故莫若循序而進。○率不己自有好高躐等之患。○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尹彥明見伊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若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枯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在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

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

善工夫也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

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善工夫

○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比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

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隨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

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

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
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
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窮神知化乃養盛自
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

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

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也之

用所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太命流行賦予萬物

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

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久

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

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

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

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汗器

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

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

於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

乎本然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已

學至於於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

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爲累哉獨

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

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

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莫

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

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

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

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

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大其心則能體天下

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

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

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身口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

能體物而不遺性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

外其視物與已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

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

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

皆不得與已相關○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人能

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

大無外入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

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為禁止

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

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
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
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
者成於已私故曰有己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思必常在事則固我當在
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己焉何也曰
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本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
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
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
○上達又天理下達
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
徇人欲者歟
論見論五即反天理則所趨且以
高遠徇人欲則所趨且以沈溺
○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說見繫辭人能通晝
夜陰陽之變智則崇

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
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
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
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
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
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
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
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
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
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攻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晦有
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取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
德行不取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
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
有所養也日之開闔為晦一晦而必有所存也

此言君子無性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

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

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

位乎中于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

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

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故指而言之愚按禮記人

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按禮記人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

身即西銘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

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

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

然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

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

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小無明暗之異惟人

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

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

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

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

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

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

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

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

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

之或作所

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入而有所

強於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外也

外也

外也

外也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

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理人物則太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

君綱紀衆事則太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

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

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

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

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

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先大然所論

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也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小循天理而

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悖天理自絕本根

者賊殺其親太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小悖

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

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

相似而不違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

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

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講曰無忝爾所生故
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
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
以求踐夫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頴封
形者也

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
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
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頴考放之及莊公則
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庶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
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入壽
小貳而脩身以俟之體辭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則亦天之申生也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
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少備亦全而生之
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
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南西北唯令之從
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
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
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也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
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
使吾之為惡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
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
而不淫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
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

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也。而己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

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其體此意，合有

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

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達

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大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

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

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

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一體，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

等實無二本也。今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楊中立問曰：西銘

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

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

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
 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
 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
 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
 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節節之宜
 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
 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
 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
 與太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
 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天
 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
 天地自是有个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
 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
 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
 有理一分殊存其中矣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

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
 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而失
 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
 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述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予比
 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
 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且彼欲使
 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
 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
 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
 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

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一端也

又作破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

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言心之過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

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入從而為之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誣出於心思乃故為也

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忠乃傲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誣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誣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頌左書長夜思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矧愚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知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矧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小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

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善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各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

此放○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

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音字巽之朱子曰橫渠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

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

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

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

之或作致

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
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退
此言立心之必定也

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
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
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

已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
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且大苟以忽視
之則所見者亦寡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
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

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

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事
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是存心則改治其不善者何如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
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
言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
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

三年庶幾有進

君子之學，須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墮，問學日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

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

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

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

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

而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

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

可得。

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

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

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

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

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可測，則遂窮

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
不窮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
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

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

無傲便是致○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

察則見理籠疎心不○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

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

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心大則百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

小則編急固陋無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

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

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妨

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

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

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合內外平物我此見

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為言也

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

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

端本
集無

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劉希不傷手也功業立

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竊嘗病孔孟既

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

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

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洋

則反約窮源之事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

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惟宜之事也自非其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

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謬○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

不求益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

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

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

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

者之也○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

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

反躬何暇議人○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

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

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
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終

